

第一章

倪家總是想用各種方式接近李先生，希望有機會得到好處。

這次他們再度派人進李家，理由是年輕人畢業沒多久，想到這邊來學習。

李沐祺也收了，沒第二句話。

上式上工前，蘇可軒特地挑了一天先去打聲招呼，不過在見李家主人前，有人領著他去見另一個在李家的倪家人。

蘇可軒莫名地緊張，乖乖跟著進入李家大宅之中，並不時偷偷打量著四周。

郊外山區的獨棟別墅，裝潢偏向現代簡約風格，的確很氣派。蘇可軒還沒看夠，就被人領著到了建築物後。

眼前出現一處綠意盎然的園地，再往深處一些還有一個溫室。

他聽說過倪紹書喜歡園藝，所以一點也不意外對方帶著他往溫室走。

「倪先生，倪家派的人過來了。這位是蘇先生。」

蘇可軒只看見溫室裡有個男人穿著連身工作服，背對著他們蹲下，聽見通報的聲音後動了動，從看不出品種的樹叢裡退出來。

待對方回過身，他才總算看見倪紹書的模樣。

倪紹書被泥土搞得灰頭土臉，臉、手與衣服上有多處泥巴。身高不高，約莫一百六十五左右，人也瘦，連身短袖工作服穿在他身上顯得過大了些。

「先生請用。」站在蘇可軒身前的帶路人立即將毛巾遞給倪紹書，讓他擦手。

倪紹書接過，慢條斯理的先擦臉再擦手，然後才對蘇可軒和善的笑了笑。

那是一張乾淨爽朗、應該很常笑的臉，笑紋清晰可見。

「我聽家裡人說了，你是我表弟。」倪家已經跟他打過招呼，明白這表弟一表不知道隔幾層關係，他也懶得記，反正倪家派人想滲透這裡也不是第一次，大家見怪不怪，互不干涉。

「是、是。」蘇可軒恭敬地點頭。他們雖說是表兄弟，但關係太遠，從沒見過面。他只聽家裡說過倪家有這麼一號人物，待在李氏當家最近的地方，什麼事也不管，整天沉迷於園藝，種樹養鳥，對家族沒一點幫助。

正因為如此，才會派他和其他倪家人一個一個進入李氏。

「其實你不用特地過來跟我打招呼。」倪紹書笑著嘆口氣，「你大概也聽說過我不管李家的事，只管他家花園。」

面對這麼爽朗又直接的說法，蘇可軒尷尬一笑，頓時不知道該接什麼話才好，只能在心裡暗自搖頭。

這人明知道倪家現在情況不好，卻明擺出「我就算待在李家，也別妄想我能幫上什麼忙」的態度，和倪家疏離得可以。

「走，我帶你逛逛花園。」倪紹書帶頭走出溫室，就這樣介紹起他特地栽種的幾樣植物。

蘇可軒對此自然一點興趣都沒有，尤其是聽見倪紹書說其中一個修剪成恐龍形狀的樹叢是他花了不少時間構思之後一個人弄的，更令蘇可軒覺得不可思議。

當倪家水深火熱的時候，這個人居然還有閒情逸致修剪恐龍樹叢？！

「表哥，你知道倪家現在的情況嗎？」他再也忍不住了。這花園越逛越心焦，索性停了下來，一臉嚴肅地望向眼前人。

「我不知道。」倪紹書還是笑。

「倪家現在——」

「我也不知道。」

被打斷的蘇可軒不敢置信的瞪大眼，他完全不能理解，倪紹書為什麼要拒絕。

「我說過我不管事，只管李家花園。」終於收起笑，倪紹書的聲音裡帶了一絲冷意，「你要是想談倪家事的話，現在就可以回去了。阿忠，送客。」

這麼一喊，原本跟在他們身後一步距離的男子答應了一聲，立即上前對蘇可軒說：「蘇先生，請跟我來。」

「等等！」蘇可軒登時慌了，他來，可不是想跟倪紹書鬧翻的。「等等……我道歉！我不該提倪家事，我、我還沒逛完花園呢！逛完再回去！」

聞言，倪紹書嘴角才再度上揚，「那好，我帶你去看我種的龍柏。」

蘇可軒有種逃過一劫的錯覺，總算不至於到不歡而散。

倪紹書帶著他逛完花園，就讓阿忠送他出門，沒讓人留下來一塊吃晚餐，這又讓蘇可軒覺得奇怪。一般親戚來拜訪，不都會留人下來一塊吃個飯？雖然他們的關係遠了些，但好歹也是表兄弟，倪紹書的態度雖然親切，他卻總覺得疏遠。

回到家，發現倪家其他親戚長輩都在，蘇可軒有些驚訝。這些人都是來探探他這次拜訪倪紹書的結果嗎？用得著這麼勞師動眾？

「如何？」

他外套都還沒脫下，就被問結果，在眾人充滿期盼的目光下，他只好邊脫外套邊回答自家母親的問題，「還可以吧？我想。表哥的態度很親切。」

「既然如此，怎麼沒留你下來吃飯？」

「你碰見李沐祺了嗎？」

長輩們問話的口氣一個比一個咄咄逼人，蘇可軒只覺得莫名其妙，也有點火了。

「欸，你們別逼他。」蘇母及時出聲。她最了解兒子的脾氣，趕緊出來打圓場，

「我兒子剛回來，你們也讓他喝口水再說話嘛！」

聞言，眾人才勉強安靜下來。

蘇可軒只能壓下不滿，喝口茶潤潤喉，鎮定心神，開始一個一個回答他們的問題。

「我沒遇見李先生。表哥直說了，他不管家裡的事，只管李家花園。」盡可能將他今日和倪紹書見面的情形鉅細靡遺的交代清。沒辦法，他們非要細節，他只好配合，誰叫倪家對他們有恩。

「玩物喪志的傢伙！」

其中一名倪家人憤怒罵道，數落起倪紹書的不是。

蘇可軒心想，這些事都不是第一次聽說，實際上接觸過後，他也覺得倪紹書挺不濟事，偏偏卻是倪家人之中離李沐祺最接近的存在。

倪家人在他家待了一會才離開，離走前免不了又是對蘇可軒說他是被賦予重望的新星，希望他能打入李家內部，挽救倪家頹勢。

他按捺著性子有禮的將客人一一送走，可事實上，連自己要做些什麼來挽救倪家都不知道。

那些人只具體交代兩件事，一是要他在李氏好好表現，二是要他跟倪紹書打好關係。

可明明前一秒還罵對方是玩物喪志的傢伙，後一秒卻又要人巴著他，是不是有點虛偽？

因著眾人的期盼，蘇可軒很快便再度拜訪李家，這次他挑在週末上午去，抱著或許能遇上李沐祺的心情前去探訪。

對於李沐祺這人，他只聽說過，還沒能見上一面。現在他雖然已經開始在李家工作，只是他的職位也只是比基層稍微好一點的階級而已，根本不可能遇到李沐祺。再來李家，又帶著朝聖心情，讓他比上次還要緊張。

按下門鈴，蘇可軒等了一會，前來帶領他的依舊是上次的阿忠。他和對方簡單問聲好便進門了。

對方領著他到餐廳，倪紹書正在裡頭吃早餐。蘇可軒一看，又失望了，李先生不在。

「來得正好，我今天要去搬肥料，你來幫我。」

然後行程就此定下。

倪紹書說，因為要幹粗活，所以給他塞了好幾個包子，讓他吃飽點，結果蘇可軒撐得半死不活，還得坐車下山，整個人都快吐了。

反觀倪紹書則是愜意的開著車，還能哼歌。

蘇可軒仔細聽，是沒聽過的曲子，曲調類似山歌，他也說不上來。

後來到了園藝店，他才知道為什麼要開卡車下山。

那裡可是批發商店，賣的肥料一袋都有五、六公斤，按照倪紹書的說法，隨著植物物種不同，使用的肥料種類也有所不同。

可吃盡苦頭的蘇可軒才不管這麼多，只知道自己扛得肩膀特別痠痛。

倪紹書又和老闆多聊了一會，才結帳離開。接著說要好好感謝蘇可軒的幫忙，載著他到附近的冰店吃冰。

看他熟門熟路的，像對這裡很熟悉，老闆也都認得他，蘇可軒耐不住好奇，開口詢問。「表哥，我能冒昧問問你平時的生活行程嗎？我、我有點好奇。」

「生活行程？什麼意思？」倪紹書反問。

「呃——就是平時都做些什麼？」

見對方點頭，蘇可軒才鬆了口氣。他還真怕自己問完倪紹書會翻臉，畢竟這問題實在太唐突，幸好倪紹書沒有覺得被冒犯，還很認真思考要怎樣回答。

「早上大約五、六點起床，先巡視院子一趟再吃早餐。用完早餐，到花園整理一下，基本上林子不太需要費心照顧，但我最近種了幾株比較難養的，可嬌貴了，就怕養不活，所以稍微費了點心。溫室裡頭的花花草草倒好照顧，定時去看看即可。種種花，逗逗鳥，平時我就做這些。」倪紹書說得一臉認真，又好像沒那麼

認真，邊說邊塞著冰，一口又一大口的吃。

被他無趣的生活搞得很無言，蘇可軒一時語塞，停了一會，面前的那碗冰都融得差不多了。「這樣生活……好嗎？」

「有什麼不好？」

「你不覺得無聊？種花逗鳥，這些像是老人的生活。」

倪紹書笑說：「我是不年輕沒錯。」

明明才剛過三十四歲，哪不年輕了？蘇可軒不能理解，但最重要的，是他發現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你沒有野心。」他說。

倪紹書早已把冰吃完，聞言只是衝著他笑，催促他再不吃，冰全融了，就變成單純的糖水了。

因為倪紹書沒回答他的問題，蘇可軒吃著冰，顯得相當鬱悶。

好在兩人一塊兒回李家時，在車子行進間，蘇可軒終於聽到他的回答。

「我有野心的。」

蘇可軒霍然抬起頭望向倪紹書，很是意外。

「我想看我種的花順利開花；想看門前芒果樹結果，做成涼拌芒果乾或是直接吃都好；想看我種的樹茁壯成長，然後平安度過一年又一年。」

這就是他的野心。

非常單純的願望。

「就這樣？」蘇可軒既不滿意又不能理解。

「就這樣。」倪紹書明白他的感受，就像每次說給其他人聽的時候那些人的反應一樣，完全不能理解。

他們不懂耕種的辛苦，不會明白等待收穫的野心。一年，得度過多少風吹雨打、多少災難，能不能過一個好年，全看老天賞不賞賜，光是這樣，就很不容易了。但蘇可軒不明白，那些人也不明白。

對於非同道中人的反應，倪紹書絲毫沒放在心上。載著人抵達李家，招呼阿忠過來一塊卸下肥料，工作就算完成了。

「辛苦了。」倪紹書拍拍蘇可軒的背，讓阿忠去倒茶，並要蘇可軒先進門，自己去停車。

但一進門就顧著張望四周的蘇可軒很快發現了一件事，從他們出門到回來，都不見李家主人的蹤影。他心不在焉的接過茶，喝一口後詢問阿忠，「李先生平時都不在家嗎？」

「你想見他？」倪紹書正好從外頭進來，聽見他的話後反問。

「這、這倒不是，我只是好奇，想說來了兩次都沒見到人……」蘇可軒越說越覺得越描越黑，到最後竟說不下去。

「我記得他今天跟陳總應酬，是吧？」倪紹書像是沒察覺他的不對勁，逕自和家裡如管家般存在的阿忠確認。

「是，先生和陳總他們去打高爾夫球了。」

這麼說他又錯過了。

看著蘇可軒明顯失落的模樣，倪紹書笑說：「你要是想見他，也不是沒有機會，多來玩，總有一天會碰到的。」

蘇可軒只能乾笑。他今晚回去手腳肯定都要廢了，如果每來一次都要幹粗活，他這沒怎麼在運動的身體可撐不住。

等倪紹書前前後後忙完，已差不多是午飯時間，這回倪紹書留下了蘇可軒一道用餐，但可惜他也已沒什麼力氣好好品嚐。

飯後，蘇可軒立即準備走人。這次依舊鎩羽而歸，撲了個空又勞動半天的結果，讓他暗自發誓，下次絕對不會沒事找事，擅自過來串門子。

倪紹書送走他時，時間大約是下午一、兩點左右，他上樓洗個澡，換下身上被汗浸溼的衣物，和阿忠交代幾句，就去睡午覺。

只是這一睡就到了晚上，連有人回來都沒意識，直到被人從後頭抱住，這才稍微醒過來。

對方身上的酒氣難聞刺鼻，讓他瞬間皺起眉頭。

「聽阿忠說你還沒吃晚飯。」

「幾點了？」倪紹書回過神，不答反問。

「都十點了。」李沐祺抱了一會才放開他，出聲催促，「起來，到樓下去吃飯。

我讓林姨做了雞蛋粥。」

「都十點了，你還讓林姨工作。」

「誰要你不按時吃飯。快起來！」說著，李沐祺迫不及待地拉他一把。

倪紹書打個呵欠，懶洋洋地和他一起下樓，在樓梯間聞到雞蛋粥的氣味，肚子也醒了，開始發出咕嚕咕嚕地抗議聲。

「啊，餓了。人真不能不吃飯。」他揉揉自己的肚皮感慨。

「還敢說。」李沐祺沒好氣的回頭瞪他一眼。

兩人一前一後下樓，走到餐廳，林姨正巧端出盛好的粥，招呼他們可以吃了。

「謝謝林姨。」倪紹書接過碗就邊走邊吃，「林姨，都這麼晚了，妳去休息吧，碗我待會洗。」

林姨連說幾聲「好、乖」，便先回房裡去了。

只是等林姨離開，倪紹書便對李沐祺說：「待會洗碗。」

「你洗還我洗？」

「你洗。」

「我剛應酬回來，還要我洗碗，這沒道理。」李沐祺還想跟他講講道理。

「你洗。」倪紹書就只重複這句。

「……知道了，我洗。」

聞言，倪紹書才笑著繼續動筷。除了粥林姨還幫他開了幾個罐頭，他一下子就全掃完。

李沐祺一臉認命的將碗收走，洗起碗來。倪紹書則跟著進廚房，準備泡壺茶。

「都什麼時候了還喝茶。」見狀，李沐祺一臉不認同。

「是你要喝。剛和人應酬，喝酒了？」

「喝了。」

「那得喝杯茶，清清胃。」倪紹書說完，繼續煮水泡茶。

因為廚房夠大，兩個男人在裡頭都能來去自如。「聽阿忠說，今天有客人來？」

「嗯。聽說是我表弟，叫蘇可軒，你有印象嗎？最近到李氏去報到的倪家人。」

「有點印象，我讓底下的人去安排了。」

「我想也是。」倪紹書笑了笑，不意外。這事說不定就是他順口答應，根本沒放在心上才促成的結果。

「他來做什麼？」李沐祺追問。碗不多，他洗好碗，已經在擦手了。

「來看我……或是看你。」倪紹書猜想，「看你的可能性比較大。」

「我有什麼好看？想看我，開電視、或是翻雜誌報紙就有。」李沐祺打趣道。

他最近收了塊地，隨之而來的新聞可不少，即使被追得煩了，還得顧及形象，和那些媒體保持風度，打太極，幾次下來，他都要覺得自己修養真好，還沒跟那些記者翻臉了。

倪紹書輕笑，將煮滾的水倒入壺中，茶壺裡裝的是高山茶，他將茶葉浸泡三秒就倒掉第一泡茶水，然後重新注入熱水。

「他來得巧，剛好幫我進肥料，不過我看他回去肯定會腰痠背痛。」想起蘇可軒最後腳連都在打顫，卻還硬是忍著不說的樣子，倪紹書忍不住失笑。

看他因為別人的事而笑，李沐祺不怎麼爽快的打斷他。

「別說他了。」

倪紹書知道他小心眼，也就不繼續說了。他為李沐祺倒杯茶，也給自己一杯，兩人才雙雙離開廚房，到客廳稍坐。

待在客廳的鳥發現他們，啾啾叫了兩聲，證明自己的存在後又安靜下來。

倪紹書，跟牠玩了一會，分神問道：「明天沒事？」

「沒事。」

「要去哪晃晃嗎？」

李沐祺聽了又露出笑容，「還進肥料啊？」

「不是，就是出門晃晃。」

「我只想跟你一塊兒待在家，哪裡都不去。」話一說完，李沐祺便明白過來，「你不想和我一起待在家，是吧？我還在奇怪你明明不愛出門，居然還會約我去哪晃晃，太陽都要打西邊出來了。」

看他危險的瞇起眼，倪紹書立即討饒，「我老了，折騰不起，而且我今天還扛了不少肥料！要是你能節制點，我也想待在家什麼事都不做啊。」

「行啊。」李沐祺一口答應。

「得了吧，你做不到。」倪紹書立即反駁，用著嘲諷的語氣說，但想想又補上一句，「別說你了，你在我面前要我忍，我也做不到。」

「那我們幹麼忍耐？」

「我老了，腰痠啊。以前還不覺得，最近越來越容易腰痠背痛，真的折騰不起了。」

倪紹書搖搖頭，不再逗鳥，坐到沙發上喝了口茶。可與其說是坐，倒不如說是躺，就見他整個人橫躺在沙發上，把腳搭在李沐祺腿上。

「你不過就大我兩歲。要不然，明天請師傅過來幫你馬一節？」李沐祺詢問，手握上他的腳。

「好主意……哎，別抓！會痛！」倪紹書沒好氣的要收回腳，卻發現對方玩上癮了。李沐祺輕笑，聲音極低，嗓音溫醇。

倪紹書無奈的看著他，接著放下手上的茶杯，朝李沐祺張開雙手，「過來。」

「你怎麼不過來？」

「好，那你放開我的腳……啊！」腳被抓得更緊，倪紹書倒抽口氣，坐起身凶狠地瞪向眼前人。

只見那個過分漂亮的的男人正笑盈盈地望著他，似乎很滿意他的反應。

虐待狂。倪紹書再度想起這名詞。

漂亮卻殘忍的男人，像是自然界掩蓋真相的甲殼，隱藏了真正的危險，總是以美麗的外表引誘獵物主動靠近，再將對方一口吃掉。

「我說痛，你還不放手？」倪紹書語氣中帶著不悅。

「親我，我就放開你。」李沐祺提出要求。

「你過來！」倪紹書瞪他。

這下李沐祺才不再作怪，主動靠近他，將臉湊得很近，方便他「下手」。

氣悶的打量著那張漂亮臉蛋，這張臉要是長在女人臉上不知該有多好，眉清目秀，白皙精緻不說，還唇紅齒白……偏偏這麼可惡！

倪紹書重重親在李沐祺臉頰上，還咬他一口。

「還不放手。」

「你竟然咬我。」說這話時，李沐祺完全不是生氣的語氣，倒顯得很愉悅。

見狀，倪紹書暗喊了聲糟糕，他好像不小心開啟了眼前男人的變態開關，情勢變得很不妙啊！「等等，茶還沒喝完。這茶冷了就不好喝了。」他趕緊想轉移對方的注意力。

「晚了。」李沐祺笑得內斂，倏地站起身將他抱起，扛在肩上，直往主臥室去。一百八十幾公分的男人抱著一六五左右，身上還沒幾兩肉的倪紹書，可說是毫不費力。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明知對方有著不太正常的嗜虐慾還挑釁，這下肯定得找人收屍了……

「我才剛吃飽，你輕一點。」倪紹書試圖拖延時間，「至少洗個澡吧？你身上都是菸酒味。」

「行，我們一塊洗。」

一塊洗——倪紹書差點被自己的口水嗆著。

一塊洗之後，他還走得出浴室嗎？在浴室的種種瘋狂回憶瞬間浮現。

「別怕，今天不玩遊戲。太晚了，對你的身體不好。」感受到他的僵硬，李沐祺好心地開口安慰。

「……今天能不能做半套？」

「今天做半套，明天我可會連本帶利討回來，行嗎？」李沐祺壞笑反問。

不行，明天可是一整天二十四小時的，會死。

「不行。」倪紹書嘆了口氣，「算了，你想怎樣就怎樣吧。」

李沐祺非常滿意這回答。

第二章

李沐祺把倪紹書扛進浴室，放在浴缸旁的平臺上，浴缸裡早已蓄好熱水，他們一進門就是煙霧繚繞。

他開始寬衣解帶，將身上的運動衫脫了。

看著對方很快就變得赤身裸體，倪紹書下意識地下腹一緊。明明已經很習慣對方裸露，也互相看了不知道多少次，可他還是會覺得對方好看，喜歡對方，甚至有慾望。

李沐祺有著練家子般的體魄，肌肉緊實又不過分，光是看他動作就覺得充滿力道，何況還有張漂亮的臉蛋。

「怎麼不脫？需要我幫你嗎？」李沐祺戲謔道。他都已經全身脫光了，回過身才發現倪紹書還盯著自己發呆。

「不用，我自己來。」

李沐祺瞇起眼，「我很願意替你效勞。」

「別鬧，我自己脫。」推開對方湊過來的手，倪紹書自己把上衣給脫了，然後是褲子。才剛脫好衣物，就被李沐祺抽走，丟到外頭去。

等李沐祺再走浴室，發現倪紹書還坐在平臺上，忍不住失笑。

「你打算全程都坐在這裡嗎？」

倪紹書看著他，兩人一個坐著一個站著，李沐祺又高，從他的位置其實很接近對方半勃起的性器。

他突然有個想法，如果能先幫對方解決一次，之後或許能好過一點。

「你過來。」他立即出聲。

李沐祺當然樂意從命。

倪紹書圈住他的凶器套弄起來。他知道李沐祺喜歡的方式，將手跟嘴都用上，賣力討好對方。

李沐祺單手揉著倪紹書的臉，在忘情的時候，更壓著他的頭，猛往他嘴裡衝刺，最後射在他臉上。

這種有些羞辱意味的動作倪紹書雖不意外，卻也不能說習以為常。他知道李沐祺有點虐待傾向，就算在他面前已收斂許多，但性癖不可能完全改變。

而且李沐祺甚至不喜歡他忍耐，喜歡他做的時候喊痛，不舒適的時候直說，因為這都是滿足他嗜虐慾的關鍵。

倪紹書一抹臉，把臉上那些糟糕液體抹去，又「呸」的一聲把一些殘留在嘴裡的體液吐掉，只是這動作大概做得太有男子氣概，讓李沐祺不怎麼滿意。

「你知道影片中的演員都會假裝他們喜歡。」

「那只是演技。」倪紹書反駁他，又問：「還是，你希望我在你面前演戲？」

「那怎麼可能。」他邊說邊捧起倪紹書的臉，那張臉被體液沾得濕潤，他抹掉自己弄出來的東西，「你千萬別在我面前假裝，我最恨你騙我。」

覺得這話題繼續下去不太好，倪紹書趕緊換個話題。

「知道我最喜歡你怎麼做嗎？」他問。

「知道。」

他笑了笑，閉上眼睛，等待。

李沐祺彎下腰，輕柔甜蜜地反覆親吻他的嘴，最後深吻，舌頭與舌頭互相纏繞、挑逗，在親吻中不斷嚥下彼此的唾液。

他就像隻收起爪牙的狂獸，如貓一般跟倪紹書撒嬌。

倪紹書很喜歡與他接吻，他能在接吻的過程中，清楚地感受到李沐祺的愛意。

「我想快點進入你的身體……」李沐祺一邊親吻一邊抱起他，和他換個位置，讓倪紹書在上他在下，要他坐到自己身上來。

「不行，還沒習慣——」倪紹書想退開，對方卻抓得死緊。

「我想要這樣進去。」

「不要——」

「自己坐下來，還是要我來？你真不該反抗，你知道這樣只會讓我更興奮。」李沐祺改親他的耳朵，時而含，時而咬。

是啊，他就是傻了才會以為能跟這人講道理，他總是會被對方輕柔的親吻給迷惑。

「……我自己來。」就算覺得羞恥，他還是乖乖照做，以免讓對方有了更加亂來的藉口。

以單手盡量扳開自己的臀瓣，另一手手扶著李沐祺的性器，他緩緩坐下，讓那灼熱一點一點地往體內擠進。

還沒潤滑過的後穴，怎樣也不習慣這樣的碩大入侵，何況他們也有一陣子沒做了，更不可能馬上接受。

李沐祺不斷舔著他耳朵和頸部的敏感地帶。

「你先別舔我……」

這會讓他處於極度敏感狀態，好像哪裡都很有感覺，心臟直跳，呼吸也不穩起來。

李沐祺輕笑，腰往上一頂。

「啊啊……」倪紹書登時呻吟出聲，腿一軟便倒在李沐祺身上。

「幸好，我抱住你了。」罪魁禍首只是笑得相當愉快，一點也不覺得該為自己的猴急道歉。

倪紹書倒抽口氣，李沐祺笑的時候，全身都在震動，連同他們結合的地方都能感受到。

「還痛嗎？」

這話讓倪紹書點頭也不是，搖頭也不是。

若是承認疼痛，就順了李沐祺的意，肯定會讓他更興奮；搖頭說不痛，搞不好又會讓他動得更狠，滿足他的變態性癖。

這人真是太難搞了！王八蛋！

遲遲等不到他的回答，李沐祺乾脆動了起來，抱著他又是幾個挺身，碩大的性器開始不斷進出著倪紹書。

「等等——你先等等，讓我習慣一下……王八蛋——不要動……該死……啊、啊……」倪紹書只能被動的抱著對方，任由他撒野。該死的是，他也有感覺了，除了痛，還有另一種快感。

最後他乾脆放聲呻吟，反正李沐祺愛聽。

李沐祺在他體內釋放一次，隨後抱著他進浴缸泡澡，先前蓄好的熱水都變成溫水了，非常舒適。倪紹書被人從身後抱著，前後都被洗得乾淨，雖說這種事他自己也能做，但李沐祺似乎挺享受為他服務的過程，他也就隨便他了。

只是幫他清理體內的東西時，李沐祺的手指又不安分地刺激著他。

倪紹書趕緊抓住他的手，「之後的到床上做。浴室危險，我剛才差點就摔倒了。」他聰明地以剛才的例子當藉口。

李沐祺猶豫了一會才答應，手也不再亂動。

得到了浴室赦免權，倪紹書這才稍微放心。

洗完澡，擦乾身體，李沐祺衣服也不穿了，直接走出浴室。

見他出去，倪紹書很鴕鳥的不想離開浴室，但該面對的還是得面對，否則自己只會落得全身更加痠痛的下場而已。他慢吞吞的擦好身體，同樣赤身裸體地走出浴室。

一出門，就見李沐祺坐在大床上，衝著他笑，「來。」

像在喊狗似的。倪紹書沒好氣的走向他。

「過來躺下，我用嘴幫你。」李沐祺主動提議。剛才讓他服務，現在當然要禮尚往來。

「我就不用了。」以前年輕還不太清楚他性癖的時候，或許會很希望對方幫自己口交，現在他在不知對方想什麼的情況下，倒是有點怕。

縱使這人從來不曾真的虐待過他，可他知道李沐祺懂得很多折磨人的手段。

但即使他拒絕，仍抵不過李沐祺的要求，他只好乖乖躺下。

李沐祺再度親吻他，用他最喜歡的方式，緩慢地挑起他的慾望。剛才倪紹書在浴室裡射了兩次，第三次要再起來會比較困難，他也知道自己的親密愛人不是重慾的人，但他是，面對倪紹書，他總是索求無度，所以也只能讓對方在配合自己的過程中盡量享受了。

李沐祺情色的撫摸著眼前人的身體，套弄著他的性器，在他高超的手技下倪紹書再度有了感覺，喘息著別過臉不讓他再親。看著那張明顯動情的臉，李沐祺才慢慢退開，專注地挑逗他的性器，還時不時地抬眼觀察他的反應。

這情景令倪紹書覺得特別煽情，看著身下人那張臉，加上那下流的舔吻方式，他好像很快就能繳械。

「要出來了……」

聞言，李沐祺不太滿意地皺眉，「這麼快？」

「誰讓你這樣舔我。」倪紹書也很無奈。男人被說快，是很受傷的一件事，但他真的憋不住了。

可李沐祺卻在他即將高潮的前一刻倏地止住動作。

操！

就像是被人潑了桶冷水，快射精的感覺驟地減退。倪紹書喘著氣瞪他。

這太不人道了！

「很想要吧？」

廢話！倪紹書狠狠地以眼神譴責眼前人，下一秒便伸手要自己解決。

「慢著。」李沐祺一把抓住他的手，擋下他的動作，惡質地要求，「想要就求我，你要怎樣我都滿足你。」

倪紹書搖頭，拒絕，「我不要。我想自己來。」

「不行。」李沐祺臉色一沉，「要不我把你綁起來，就這樣晾你一晚如何？」

「你別這樣……」怕他說到做到，倪紹書也生不起氣了，嘆口氣後說：「好，你幫我吧，拜託了。」

這樣不上不下的，真折磨人。

「想我怎麼幫你？」李沐祺這才又露出笑容。

「幫我摸摸。」

「摸摸就好嗎？」

「親我。一邊吻我，一邊摸，讓我到。」倪紹書從善如流的具體要求，知道對方就是想聽這些。

「好。」

可是李沐祺明明答應他了，結果親吻是照做了，但是摸就不是倪紹書想像的那樣。這混蛋居然只碰他後面！

想說話，可嘴被堵住，又被像要將他氣息都抽走似的深吻，他絲毫沒有抗議的機會，也是到了這時候，倪紹書才明白李沐祺的意圖，他想要讓他單靠後面就高潮。即使不甘心，可毫無抵抗方法的他最後還是忍不住了，嗚嗚一聲，總算讓李沐祺如願以償，達到高潮。

他已經變成光用後面就可以高潮的身體了。按照對方的說法，就是被調教成適合跟男人在一起的身體。倪紹書在內心直罵，高潮後的快感又讓他想哭，可是親吻很真切，滿足了他一部分的空虛感。

真糟糕，他都不清楚到底是愉快還是不愉快了。

「用後面高潮很舒服吧？待會就讓你吃我的大傢伙，喜歡嗎？」李沐祺在他耳邊說著下流話，一臉意猶未盡。

「不喜歡。」

話雖這麼說，倪紹書的身體卻紅透了，這樣自然的反應李沐祺當然看出來了，還促狹地笑出聲。

覺得沒臉見人，倪紹書賭氣的拿起一旁的枕頭蓋住自己的臉，像隻鴕鳥般逃避現實。

「喔？」見狀，某人突然興致更加高昂，「怎麼，今天打算玩窒息式性愛嗎？」雖然隔著枕頭，但倪紹書還是聽見了他說的話，嚇得趕緊把枕頭丟開。

「你敢！」

「不敢，不敢。」李沐祺笑得愉快，湊上前親親他做為安撫，又說：「誰叫你用枕頭遮住臉，讓我誤會了。」

「要做就好好做！別想那些變態玩法，再說，你說過今天不玩遊戲的！」倪紹書警告他，怕得想退，但根本沒路。

見他真的緊張了，李沐祺才道歉，「沒要玩遊戲，你別反應這麼大。」見他一臉不信，他立刻舉起雙手投降。「要不待會你主導？這樣就沒話說了吧。」

聞言，倪紹書這才放鬆一點。如果主導權在自己身上，他就不怕李沐祺打歪主意，要整他也有個極限。

於是她換個姿勢，跨到李沐祺身上，由上往下俯瞰他。

李沐祺帶笑的眼睛直望著她，像在看好戲似的，雙手扶著她的腰，讓他好動作。就跟在浴室的情況一致，倪紹書邊罵邊吞進對方的性器，但過程已經比第一次要順暢許多。

完全坐下後，發現對方依舊笑著，只是表情沒那麼從容，想必也很忍耐。不敢讓他等太久，倪紹書緩慢地搖晃腰部，尋找最適合的姿勢，然後動了起來。

每次動作，他的性器也會抵向對方的腹部，這樣一來一往的摩擦，讓他異常興奮，最後幾乎是趴在對方身上摩摩蹭蹭。

「你這樣好色。是不是特別喜歡這樣？我也可以為你去打個臍環，這樣會更有感覺。」李沐祺提議，不是不喜歡，反而是因為發現他的喜好，更想去迎合他。

「別做那種事。」倪紹書停止動作，抬頭瞪他一眼，「我不喜歡你做那些有的沒的。」

「我知道，說說而已，別當真。」李沐祺笑著親他一口。

倪紹書熱烈回應，下身也沒閒著，可賣力了半天李沐祺仍舊沒有要釋放的感覺？實在累了的他只能投降，「還是你來吧，我有點累了。」

「好。」拿回主導權，李沐祺沒換位置，就著原體位抓著他的腰一陣猛頂。他本來就已經快到了，只等最後刺激，讓情人夾緊自己，直接在他體內釋放。

倪紹書也滿爽的，可是真的一滴都射不出來了，高潮時已經渾身虛軟的趴在李沐祺身上，一時間有點茫然。

「紹子。」李沐祺用他們之間的暱稱喚他。

「嗯？」

「累了嗎？」

「很累。」

「要不要睡一會？」

「嗯。」能休息，倪紹書當然贊同，閉上眼睛就想睡了，連動都不想動，「你記得幫我擦澡，把裡面的東西弄出來。」

「好，待會弄。」

待會？怎麼不現在弄？倪紹書勉強睜開一隻眼，回頭望向李沐祺。

「你繼續睡，別管我，我還想再做一會。」說著，便將倪紹書翻過身，抬起他的臀。

「你！你這樣我哪睡得著？等等……我說等等！」倪紹書回頭瞪他，拚命想向前爬，腰卻被人扣住不放。

「我動就好，你只需要趴著。」

感覺那熱燙的巨大又進到體內，因為有體液潤滑，所以李沐祺進入得非常容易，一下子便頂到最深處。

倪紹書呻吟一聲，也不想再做無謂的掙扎。

算了算了，隨他吧，前陣子這男人去國外出差，才剛回來沒多久，肯定積壓不少慾望要發洩，同為男人，他不是不能理解，就是體力實在跟不上。

最後倪紹書累昏了過去，李沐祺在他昏睡後又做了多久他不知道，但和平時比起來確實有難睡跟比較好睡的分別，這一夜他一覺到天亮。

再醒來的時候，李沐祺環抱著他，兩人都沒穿衣服，但他身上的被子倒是蓋得挺緊實。

拉開李沐祺的手，他起身下床，覺得骨頭都要散了。艱難的進浴室梳洗後，才發現李沐祺已為他清潔過，他洗澡也就方便許多。

待他換上衣物，李沐祺也醒了，從床上坐起身望著他，像在發呆。

「早。」李沐祺對他說。

「早。」倪紹書看看時間，「才九點，要吃早餐嗎？」他不確定對方幾點才睡，或許還需要一點時間補眠。

「你吃我就吃。」

「那就起床吧。」他催促，「我先下樓。」

「不等我？」

「我還要澆水。先去巡視一遍花園再回來，餐桌見。」倪紹書親了他臉頰一口才離開。

李沐祺又發了一會呆，才真正清醒過來，梳洗後下樓，他走到後門口，靠著門看在自家後花園巡視的人。

早上九點，陽光刺眼，倪紹書帶著草帽，悠悠哉哉地在花園晃了一陣子，方向房子走來。

「早。」李沐祺率先出聲。

「早？剛才是說過了嗎？」倪紹書習慣性的回話後方反問。明明說過的話，何必又重複一次。

「剛才還沒真的醒過來。」

「現在醒了嗎？」倪紹書不禁失笑，摘下草帽掛到一旁的置物架，站到後門口前，打算進門。

可李沐祺卻擋住入口，雙手環胸，眼神直盯著他。

「不知道。」他說。

不知道？倪紹書很是困惑。他還要站在門前擋路多久，不進去吃早飯嗎？都聞到飯菜香了。

「總覺得我好像還在作夢……」李沐祺伸出手，幫他順順被草帽壓得亂七八糟的頭髮，然後靠近他，親了一下他的臉頰。

「大清早的，你克制點！家裡還有人。」倪紹書急忙推開他，就怕他又重新黏上來。林姨跟阿忠都在家，縱使知道他們的關係，他還是認為不適合在別人面前有太多過於親暱的動作。

「好吧，我現在有實感了。」李沐祺無奈地退開，讓倪紹書進門。

倪紹書和阿忠跟林姨打過招呼後入座。今天是假日，阿忠和林姨中午過後就休假，李沐祺也很快對他們說句辛苦了，便請他們今天早點回去，擺明想趕人，讓他們別來打擾他們的兩人世界。

倪紹書還沒反應過來，李沐祺又交代阿忠先去請個按摩老師傅，請對方來幫倪紹書馬兩節。

昨天答應他的事，沒想到李沐祺還記得。

倪紹書在席間稍微表達了他的意外。

「我當然記得，答應你的事我很少忘記。」他說。

仔細回想，好像還真有這麼一回事。「你記性真好。」他下了一個結論。

李沐祺寵溺的搖頭失笑。這才不是記性好不好問題，只是他把人放在心上，所以對方說的話他都會記著。

不過他懶得解釋太多，吃早飯比較重要，再說，眼前人也沒什麼浪漫細胞。

用完早飯，林姨看看時間差不多，就先離開了。她和朋友有約，正巧讓阿忠送一程。

等按摩師傅過來的時間，倪紹書和李沐祺開了電視，一塊看球賽，可球賽還沒完，李沐祺就被電話帶走了，到書房談公事去。

見人離開，倪紹書一個人看球賽也沒什麼意思，乾脆逗鳥玩，玩了一會李沐祺還是沒回來。聽人說業務沒有真正的下班時間，看來當老闆的人也沒有。

「你說，當家主有什麼好？又操勞又忙，幾乎沒一點私人的生活空間，週遭的人還全都巴不得將所有好處搜刮殆盡。給了，嫌少，不給，又有話說，你說這家主當得傻不傻？」他問他們家的鳥。

可惜他養的不是鸚鵡或八哥那種懂得應聲的鳥類，只見鳥兒蹦蹦跳跳，偶爾偏頭看看他，完全不知道他在幹麼，更不可能明白他說些什麼。

嘆口氣，倪紹書給牠加了點水和飼料，隨後關了電視，到外頭的花園走走。

他的溫室就像一個小基地，最近有花要開，他又接了幾株較難養的新盆，讓他費了一點心思，大部分的時間幾乎都耗在這裡。

他的基地裡有張躺椅，整理了一會花草後，他就舒適地躺下來閉目養神。

不知過了多久，阿忠回來了，進溫室來找人，跟他隔了一段距離停下，對他說，「倪先生，抱歉，打擾了，按摩師傅過來了。」

倪紹書睜眼，坐起身，「李沐祺還在講電話？」

「是，先生讓我先來找您。」

「知道了。」他點頭，跟阿忠一起回屋子。

他在客廳看見老師傅正坐著等候，發現他們回來，趕緊站起向他們鞠躬。

阿忠領著老師傅到二樓客房，倪紹書一路上則說著自己哪裡痠痛，請對方著重照顧一下。

聽明白後，老師傅讓他躺在床上，馬上進行按摩。因為老師傅手勁夠大，直接幾處穴道，倪紹書悶哼幾聲，在一個療程結束後，還真感到身上肌肉放鬆許多。

聽說老師傅還會腳底按摩，倪紹書一直想試試，便請老師傅加時間為他按壓。這一按可不得了，倪紹書痛得直叫。

「等等、師傅您輕點——」

老師傅只說他腸胃不好，所以按壓穴道時會痛。

客房的門沒關，結束通話的李沐祺一走近，便聽見倪紹書的求饒聲。他一皺眉，還想著是哪裡請來的師傅，怎麼會把人按得頻頻求饒，一進門，見到倪紹書光著腳給老師傅腳底按摩，整個臉瞬間就黑了。

「誰准你碰我的人？！」

此話一出，老師傅跟倪紹書都嚇著了，錯愕地看向他。

「走開！走開！別碰他！」

聞聲而來的阿忠趕緊進門拉開老師傅，保護他。

「你哪找的人？！敢碰我的人！活得不耐煩了是不是！」李沐祺像發了瘋似的大吼，「出去！給我滾出去！」

阿忠急忙帶老師傅離開客房，順手把門給帶上，留下近乎歇斯底里的李沐祺跟錯愕不已的倪紹書。

「我說過別讓其他人碰你。」李沐祺怒氣沖沖的低吼，「我跟你說過什麼你總不放在心上，我答應你的我都盡量做到了，你呢？」吼完，李沐祺便焦躁的在屋子裡走來走去，靜不下心。

他平時不是這麼容易失控的人，但只要牽扯到倪紹書，就會變得有點歇斯底里。

倪紹書靜靜看著他，慢慢從驚愕中恢復過來。

發什麼脾氣呢？不過就是腳底按摩了，又不是跟師傅有了什麼姦情，再說門開著，誰要進來都行，他連這樣都不能接受？

李沐祺終於回頭，瞪著他，「你說話。」

「冷靜點沒？」在心中暗嘆一聲，倪紹書開口問。

沒人回答。

倪紹書又說，「若是冷靜點了，就讓祕書給你安排時間，請心理醫生過來家裡一趟吧。」

李沐祺安靜許久，還是不說話。

不過倪紹書知道他會照辦，因為是他開口要求的。